

## 文韵周刊 / 钱塘江

### 名家

# 印象常安

■ 李杭育

你去乡村旅游，这会儿正漫步在一条村街上，很惬意，很散淡。可是冷不丁的，从你身后飞来一个物体，感觉是擦着你头皮掠过头顶。你会不会被吓一跳？

其实没事，它离你还有几十米高。你定了定神，看着这张色彩斑斓的滑翔伞向你的前方缓缓飞去。

它是从你身后飞来的，你禁不住回头张望，看到远处那座小山上又飘下来一张、两张……

那座平顶的小山叫永安山，位于富阳常安镇大田村的东面。它不高，海拔410米，恰好就是滑翔伞运动的最佳起飞高度。加之常安这地方是个小盆地，常有温和的上升气流，永安山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滑翔伞运动场所，也被授予了国家级的训练基地称号。

我的朋友张牧野是富阳从事这项运动的第一人，从2006年起就和一帮杭州“伞友”在这里玩上了，先后买过七张伞，都是进口品牌的，奥地利的Nova、瑞士的Advance、法国的Ozone、德国的Skywalk和韩国的Gin等等，那时的价格都不便宜，每张都在三万元以上。牧野这个人什么都敢玩，攀岩、骑马、开直升机……他不仅很快学会了玩滑翔伞，还免费给人做教练，带着生手一起飞。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带飞二十多人，一年下来就上千了。

他的学生之一，2018年已经68岁的蔡继英女士，开始学滑翔伞。照理说，学滑翔伞对年龄有限制，要60岁以

下，蔡女士超龄太多了，永安山基地方面起初拒绝了她的申请。蔡女士的先生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原主席黄亚洲，他很支持妻子，通过他在富阳的朋友斡旋，他和妻子与永安山基地方面签下一份“生死协议”，意思是若遇意外后果自负。蔡女士就这样开始飞滑翔伞，很快上瘾了，从富阳的永安山起飞，八年来飞遍了世界各地的滑翔伞运动场，至今还在飞，已经累计飞了一千几百次了，并且实现了自己的两个心愿，一是飞北京长城，二是飞西藏的羊卓雍措湖。可见滑翔伞运动有多么刺激，多么令人着迷！

牧野还介绍说，起初，此事完全是一帮来自各地的“伞友”自己玩玩的。但他们有一个经过注册的协会，每年要在“伞圈”搞“嘉年华”，聚人气。要招待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伞友”，牧野自己破费不少，为的是扩大影响，让永安山这处滑翔佳境慢慢地成气候。

2009年，富阳当地倡导“绿色GDP”，对永安山滑翔伞运动给予支持，政府出资修建了上山的柏油路，由此也带动了民间资本的投入。几番整合，接手的接手，退出的退出，而今掌管这个基地的老板是盛小木，富阳人。商业化运营了，当然要收费，据说被带飞一次要付费八九百块。永安山基地渐渐地走上正轨，当地政府也希望能抓住国家提倡“低空经济”的机遇，把这项集体育动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新兴产业搞得有声有色。

盛小木先生我没见过，但去过他开办的永安山脚下的“虹比庄园”。这是

一家高档民宿，白色的建筑，风格简约而时尚。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背后有一片纵横几百米的斜坡草坪，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

我在“虹比庄园”吃过一顿晚饭，最难忘吃到了碧绿的菜心，而当时已是春末，其他地方的菜心都已长成菜花。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是产自常安山区的高山蔬菜，生长期要比普通的晚一些。

那天下午在“虹比庄园”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喝茶也是产自常安的高山茶，清香柔润，感觉一点不比杭州其他地方的绿茶逊色。只不过，也像富阳其他乡镇那样，他们没有花大力气宣传自己的物产，名气还不够大。

滑翔伞运动、民宿、茶叶、蔬菜，这些都是最棒的。

还有，水呢？

牧野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回，有雾，按理说不允许飞滑翔伞，可他还是仗着自己技高人胆大飞了下去。他的“伞友”已经在山下的降落点等着他了。可是雾大，牧野找不到降落点，只能边飞边找可降落的地方。经过几次不无惊险的紧急规避，最终他安全降落到壶源溪中一块大石头上。

就这么纵身一飞，把山水直接连贯，画画儿啊！

壶源溪，常安人称“母亲河”，是富春江九大支流中我最喜爱的一条。它发源于金华浦江的壶山，全长102.8公里，流经桐庐、诸暨进入富阳，在富阳境内长39公里，其中12.8公里流经常安。

我喜欢壶源溪，不仅因为常安的上游湖源乡有龙鳞坝等网红景点，更因为常安的这段，基本上保持了味道十足的

原生态。没有人工痕迹，上帝让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近岸处是一丛一丛的芦苇或茅草，稍远有成片的柳林，溪中偶或有巨石，溪滩上尽是鹅卵石和沙土……

那天下午，我坐在常安镇沧州村的溪边半个多小时，痴痴地看着壶源溪，完全着迷了，直到同行的朋友们参观完“沧州书苑”来叫我去别的地方。

那会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杭州九溪，那里也有这样一条完全野生状态的溪流，很像壶源溪，只是比它小很多。

什么叫野生状态的溪流？就是它完全敞开，没有溪堤对它约束。枯水季节，两岸裸露出大片鹅卵石溪滩，这是为汛期行洪、蓄洪预备着的。我看不看好有堤岸的江河，那像是河渠，是人为地控制河流的做法。真正大自然的江河都必有供它们自由“呼吸”的江岸、河滩，有草坡、泥滩，长着水草、芦苇或稠密或稀疏的灌木林。

尤其到了秋天，常安的壶源溪必定风光旖旎，色彩斑斓。我晓得一定会是那样。

不过，在沧州村第三代新农舍开着一家“等风来”民宿，又在溪边放置着许多躺椅和遮阳伞的倪晓伟告诉我，其实不用等到秋天，只要天气稍微暖和一些，从4月下旬，最晚5月初开始，这里的溪边就会聚满游客，在溪滩上喝茶、野炊、晒太阳、发愣，享受慢生活的惬意，生意会一直旺到10月末。

就因为看好家乡的这门生意前景，这位原先在外面闯荡，做电商生意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了。

### 诗味

## 雾的梦境

<b>雾</b>	是若隐若现的丝巾
是我特别喜欢的	虽说雾是缥缈的
淡淡的 白白的	但它并非虚无
却轻易看不透	而是一种
它无边的尽头	即来即走的洒脱
细细的 柔柔的	穿越喧嚣的空灵
却很难挣脱掉	
它落下的薄幔	当然
飘悠的雾	雾聚了
总有某种神秘感	又自然要散去的
也不知道	阳光爱牵手它回家
它要飘向哪里	不过
	雾
	终归是一种独到的风景
	是那种轻盈曼舞的画境
你有时很是惋惜	我认为
因为它总远走高飞	淡淡的 缓缓的
但理智也常常	飘摇流动的美
告诉自己	就应属于
雾嘛	雨后大地升起的云幔
本来就是飘游的	我钟爱它
	是因为
飘动的雾	你把风华
为什么还特别美呢	遗落在山野江河
那是因为	它便成了我
雾	萦绕于心的梦境
是迷幻般的布景	

### 艺境



张倚铭《渔港邻里》

### 心香

# 南雁碑刻

■ 温和

我是浙南北港人，平时已经越来越少回家乡了。三十年来，先后回乡送走了爷爷、外公、外婆，去年秋天又回去送走了奶奶，家乡于我终于如吴自牧在《梦粱录》自序所感慨的“焉保其常如畴昔哉”。

前年某日，收到父亲发来的信息，告知寄存家中的《爱晚亭碑》已经由乡贤护送回重建的爱晚亭，欣慰之余难免牵挂，因此想到闲记此事以供将来人们体会乡土文物保存之不易。

朝阳谷是吾乡南雁荡山的一处名胜，位于吴山驿站与碧溪渡之间，是进入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的第一道风景线。

明代蔡芳《南雁荡山记》载：“东瓯雁荡，为天下名山。山有二，其南在平阳者出名尤重。第僻界遐，裔游者难焉，游必以秋秋冬初为宜，是以又难乎其时之值。”近代以来，因每往南雁荡山行者必经朝阳谷，1938年，乡贤苏步皋（数学家苏步青胞兄）、陈景山、吴定章等人出资，在朝阳谷口镌有晚清诗人黄光亲笔篆写“朝阳谷”崖壁古迹旁，修建一座专供游人歇脚的爱晚亭。

亭后有一清泉，本地少年结伴游玩南雁时，多有到爱晚亭掬一捧山泉，似懂非懂欣赏崖壁古迹的经历，而据长辈们回忆，早年的爱晚亭为二层楼阁，二楼供路客免费住宿，一楼常年供应免费茶水，朝阳谷也因爱晚亭为往来乡人提供遮阳避雨之便，成为一处温暖而亲切的地名。

随着交通的发展，古早“第僻界遐”的南雁荡山已经成为自驾可达的便利景区，昔年徒步而歌的爱晚亭也因乏人问津而荒废破败。

十年前，从父亲朋友圈得知，因公路整体抬升，昔年崖壁上朝阳谷石刻已被埋没，他四处上报无信，无奈自携锄头多次寻找，终于凭记忆从泥地中将黄光手迹发掘“出土”。来日继续挖掘，黄光落款也渐渐出现，为避免石刻被水泥侵蚀，父亲又购红漆，将裸露的摩崖清洗去虫后描画以保护。

不料连日的“施工”带来意外的发现。在锄地清理的过程中，父亲从公路修建的废土中无意发现一块儿时读过的石碑，正是1938年初建爱晚亭时的建亭碑记，由学者周喟（原名周锡光，著

有《南雁荡山志》和《船屯渔唱笺释》）撰写。

石碑原本镶嵌在亭边岩壁上，也因路基加高而陷落，幸未破损，被父亲识认。我因彼时正获国家公派博士后留学资格，准备赴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古代东亚器物，深知此碑于家乡历史之重大，嘱父亲务必代为清理保护，请他根据我所掌握的工作方法，用面粉涂抹碑面，刷拭后存作档案。

斗转星移，三年后父亲重返故地，挖出的朝阳谷石刻又被村民掩埋，尽管感慨不已，也知无能为力，只是难免挂念，常常有意路过，有意驻足。

又过了五年，某日驾车路过时发现朝阳谷口正在施工，谷口的一棵古枫已被砍掉，摩崖石岩也被弄毁了一角，下车询问，知道摩崖上方的官庙要扩建，准备将妨碍施工的障碍铲除。父亲情急之下想到曾在此村担任书记的中学同学，二人商量后返回现场对村民进行劝说，一方面请求保留两方石崖的完整，一方面借此机会与村民协商将朝阳谷石刻重新发掘以供游客欣赏，另挖一条排水沟以供官庙排水的保护计划，约定施工费用由他二人募集。幸得村民深明大义，重新深埋地下的石刻再度重现人间。

仿佛文物之间有它们的命运相连，就在朝阳谷清末石刻重见天日的前后，爱晚亭最初捐建人陈景山的裔孙陈正樟等人继承祖辈善举，出资重新修缮爱晚亭，并请著名教育家顾明远等人为其书写牌匾，父亲得此喜讯，告知施工时被丢弃的摩崖石碑下落，将保护多年的《爱晚亭记》石碑送到爱晚亭，仍与黄光石刻一同，将石碑镶嵌回历史原貌。

重新修缮的爱晚亭于2023年夏天由原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林正范博士揭幕，父亲现在聊起当天盛况时还能记得，爱晚亭最早的出资人之一吴定章的儿子，99岁的吴步眼老人揭幕当日早早地坐在爱晚亭里，感叹说他父亲古早修建爱晚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摩崖上的黄光题字，临终遗言后人要记得被埋入地下的先贤笔迹……

听到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真切的感觉，中华文明之源远流长，在于其乡土文物之繁盛，一方面镌刻在昔日岩石，另一方面真真切切地镶在不分阶层的人们心上。

# 在屋顶吃了根黄瓜

■ 王工一

早上小雨刚停，邻居说我家里屋顶的黄瓜能吃了。跟往常一样，我拿上刨刀走楼梯上屋顶。黄瓜藤上，雨后顶戴小黄花的黄瓜，水灵灵的，新鲜诱人。

小时候家住沙地农村，作为端午五黄之一的黄瓜，正得时令，想吃时摘下一根，也不用洗，用手把黄瓜刺一搯，张嘴便吃，未曾担心过食品安全。

栖身都市顶楼，我费尽周折搭建了净种植面积20多平方米的屋顶菜园。虽然种的黄瓜未曾农药伺候，肥料是蔬菜剩叶、果皮、蛋壳，浇的是淘米水，不使用催长素、膨大剂，更没有个别不良商户使用的甲醛保鲜剂，但是曾经的“吃水果是否应该去掉果皮”之争，已成了“去掉最合适”的共识。我摘下黄瓜，拿起刨刀，将皮刨到瓜藤根部的土壤里，我想瓜皮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化作春泥肥瓜根，与“煮豆燃豆箕”形成了典型的两极。

一边吃着香甜爽脆的黄瓜，一边看着屋顶生机勃勃的瓜果花草，一边想着要是人间广厦万间，所有城镇住宅都充分利用屋顶空间，那该有多好！

中国传统的人字坡屋顶，而今已多数被平顶屋顶取代。人字坡屋顶的物理性原理，天然下水不容易漏；平顶屋顶的防水措施，是依靠非天然的现代新材料，虽然在设计理论上可以达到不漏水，然而由于材料质量、施工、维护、人员活动等原因，事实上难以避免完全不漏。因此，如果在“中国传统的人字坡屋顶上架设平顶”的新式屋顶，该是一个不错的构想。如果是老旧小区，新建屋顶需要自地面立柱，实打实的加固，直接有利于抵抗不期而至的地震。

一条河流的开挖，一条道路的修建，其好处是多个方面的，可以推论出：一个有效的举措，也能诞生许多种正向效应和美好场景。一个新式屋顶的好处，至少，我想到了几处：

新式屋顶的顶上，除留足公共设施所需要的面积以外，可将剩下的面积平均划分为“等同于楼下业主总数”的份

# 陈校长的“书山”

■ 侯军

文心书店地处香港深水埗，算不上商业旺地，说文心是书店，实则“门虽设而户未关”——那天，我跟林冠中前来淘书时，发现店门紧闭，我有点诧异：“是不是今天没开张呀？”林冠中说：“临来时，我给陈校长打了电话，他应该就在店里。”

敲门，果然店主就在里边。进得门来，只有一条窄不容身的小径算个通道，其余空间完全被堆成小山一样的书刊旧物占满。而店主的位置挤在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角落里，只够放下一桌一椅，桌子上上一台电脑，还有一堆卡片。他说，我们到来之前，他正在读易，做那些卡片是准备写一本关于《易经》的新书。

陈校长名叫陈乃森，七十多岁了，满头银发，非常健谈。他退休前是香港孔教学院大成学校的校长，其“校长”之称谓即由此而来。陈校长对传统儒家文化素有研究，编写过全套的中小学儒学教材，且推广弘扬不遗余力。晚年开个小店，意在自娱自乐，以书会友。

他告诉我，书店他是每天必来的，只是来了也未必开门，自己躲在里面读书写文章，图的就是个清静。

说着话，他从背后的书架上摸出一本新书，递给我看，原来是他老人家写

的一本《论语合校》。现在，他的兴趣又转到《易经》上面，每天读易，废寝忘食。他拿给我看桌子上的小卡片，密密麻麻写满了读易的心得和各家评述，俨然要跟我进行有关易经的学术交流——林冠中笑道：“陈校长，人家侯先生来您这里是看书来的，先让他看看书，再听您讲好不好？”陈校长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收住话头，放我去书堆那里淘宝。

这实在是一座尚未开采的“宝山”，因为是初次探宝，我还不好意思大肆挖掘，只是翻动了一下浅表层，就挑出了二十多本民国旧版。不过，考虑到我这一路行来，在别家店里收书不少，行囊已经超重，再买就要超出我的背负能力了，只好浅尝辄止。

陈校长看看我挑的书，笑道：“还行，不算差。”那口气就如同老师在评价一个学生的答卷。结账时他也不是一本本打价，估摸了一下，出了个半卖半送的数目，让我心下一惊。我说，您不是太客气啦？老人家哈哈大笑说，书这东西，有用就是金不换，没用不值一文钱。临走时，他把那本自己的新书《论语合校》赠给我，我真是满载而归了。

回到家中，粗略翻阅了陈校长的新书，我对这位长者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原来他是出自名师之门，曾在香港珠海学院受教于著名学者董作宾、严灵

峰、罗香林等人，研读国学经典，其研究生论文题目就是《老子研究》。

有这样一位学者当老板，书店的文化含量自然非同一般了。我心里暗忖：下次我要直接去淘书，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一定能淘到更多精彩的好书。

第二次去文心，我与妻子李瑾同行。她听我谈起陈校长的趣事，对这位老人家特感兴趣，一定要去会会这位高人。这下倒好，陈校长以他那港味儿普通话与她谈得津津有味，不知怎的，就把话题转向了古董收藏，这一下正中李瑾下怀，两人越说越入港了。而我恰好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深挖”那一座座书山，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

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在陈校长的书山里，“埋藏”着很多当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各种丛书，如“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百科小丛书”等，单是这类商务版旧书，我就挑出了四十多本（套），其中还有不少是二三十年代的初版。此外，诸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上海广益书局四十年代版）、《戊戌政变记》和《国学研读法三种》（均为台湾五十年代再版），以及冯友兰的《新世训》（上海开明书店四十年代再版），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三十年代初版）、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全译本）（香港民生书局1951年初版）等，均是内地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珍宝。